

林业部宣传办公室
中国林业文联
编

绿色与太阳同在
年轮是昨天的历史
每一片叶子都承载着汗水和艰辛
承载着渴望和期待
只有以生命的全部滋润森林的人
才能真切地感受森林的美丽和神奇

享受森林



前 言

文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对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审美情趣、丰富文化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在林业宣传中，全国各级林业报刊（副刊）运用文学形式宣传林业、发表了一批颂扬林业改革和建设成就、讴歌林业职工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功能和魅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国林业文坛增添了一道很有生气的新的风景线。

为繁荣林业文学，推动林业文学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林业报刊（副刊）的办刊水平，多出作品、出好作品，林业部宣传办公室、中国林业文联于1996年联合举办了全国林业报刊（副刊）文学作品征集评奖活动。此项活动，得到各省、市、区林业厅（局）和林业报刊的大力支持，广大林业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踊跃应征，共收到应征作品近200件，经评委会认真审评，其中有50篇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比较好，读来使人振奋，得到启迪和美的享受。

我们特将这批获奖作品汇编成册，供广大读者赏析。

我国林业文艺战线，包括林业报刊（副刊）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任务对我们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林业文艺精品还不多。最近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已向我们发出了新的进军号角；林业部领导在中国林业文联成立大会上也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和希望。让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紧跟时代步伐,
高扬主旋律,创作出更多更好拨动人们心弦的时代佳作。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小 说

三爷爷	阎光锋(2)
憨二	赵清超(10)
林区人物(两章)	王继奎(13)
花祭	师大林(21)
埋枪	李明海(24)

散 文

享受森林	伍荔霞(27)
人生处处是风景	屈雅红(32)
多彩人生	何晓玲(35)
云南纪行	凌纯阶(41)
长白山红叶	徐沙溪(51)
韶山岁月	黄根品(54)
王涛,一个响亮的名字	王左军(62)
我心中的绿	杨凤翥(65)
黄果树瀑布散记	欧阳克俭(69)

风雪漫山林	刘启保(74)
夜宿“老佛顶”	姚家宁(77)
翻开那沉甸甸的日子	霍玉民(83)
青山一座荫后人	崔庆宏 靳丰兴(90)
冰凌花开	路红军(97)
藏不住毛虫的世界	京 夫(100)
大兴安岭的回声	致 博(105)
林业局长退下来以后	谭士珍(111)
密林深处有人家	方 叶(115)
“明珠”和他的“守护神”	王忠民(119)
绿叶情深	丁 丁(122)
豫东的云	柴明卿(124)
太行酸枣	柴明卿(127)
山林之恋	冯伟进(130)
梅子湖鸟趣	谢珍荣(132)
采杨梅的姑娘	雷 声(134)
沙湖情愫	卢益民(138)
洪浣仙境游记	黄雪林(142)
子午岭情思	张智永(148)

报 告 文 学

共建绿色家园交响曲	王凯 赵连庆 张连友(152)
创叔	李青松(159)
红豆杉,你好命苦	赵奇治 邵宇平(169)
林海人杰	李卫东(179)
人碑	李俊三 朱华平(186)

凤翔西行·····	铁 铮	(190)
人与猴·····	昂翁次称(藏族)	(195)
“真的”孔雀公主·····	艾 煊	(201)
梦圆半边月·····	覃章雄 周水祥	(207)
出塞纪绿·····	杜红梅 陈英洲	(214)
绿色英雄·····	王缉健 黄 霖	(222)
松脂之歌·····	郑 兴 劳学军	(226)
茶乡飘来一枝花·····	何永林	(241)
为了这片乡林·····	龚 芳	(246)
绿的眷恋·····	方 叶	(250)
大山情缘·····	初 君 于化民	(254)
汉中“灭荒”巡礼·····	邹年根 刘宝霖 张长录 于军胜	(260)

小 说

三 爷 爷

阎光锋

三爷爷无儿无女，是个五保户，并且是村里唯一的五保户，所以那年月受到的照顾也就多一些。他爱喝酒、抽烟，村里给他的钱都用来买这些东西了。三爷爷是个老共产党员，当年跟着陈毅司令员从山东老家一直打到福建，一调屁股又去了朝鲜，抗美援朝刚开始时，他腿上挨了美国佬一枪，送回后方养好伤后就回了老家。因为大字不识，又喝酒误事，当兵五年才混了个班副，村里人笑他，他说：“这没啥，还有连班副也没混上的呢。”

我很早就认识三爷爷了，那是在我刚记事的时候。三爷爷住我家前头，因为没有儿女，所以就特别喜欢孩子，那时他常去抱我逗我，用硬胡子扎我，久而久之也就混熟了。那年月家家日子不宽裕，因为我父亲是“公家的人”，稍好一些，有时给我买点儿糖块，他抱我时，我就把含在嘴里的糖块吐出来咬住一头，让他舔舔露出来的另一头，他舔一下，直喊：“真甜，真甜”，我不舍得，顶多让他舔两下，又吞了进去，他便很遗憾，说我“鬼”。

我们的村子叫东邓戈庄，一条小河从南往北又向东拐了一个弯，把村子围了一半就流走了，流走的地方出了个叉，往南进入了一个塘湾，说不上河水流入了塘湾还是塘湾的水流入了

河，反正自打我记事起，村子就三面环水。我小时候常在河里摸鱼抓虾，冬天滑冰，也叫不出河的名字，长大后试图考证一下，问过老辈人，他们也叫不出河的名字，也就作罢。村子的南边有一片平整的肥地，地的那头是王门庄，村西河的对面是西邓戈庄，我母亲就是从那里嫁过来的，北面的村子叫小水泊，东面的村子叫王家屯，是我奶奶的娘家。周围这四村子我家大人都带我去过，但从未走出过村子，所以那时我就想这四个村子定是天边了，再往外走大概就没有人了。

记得当时河的两边都是一人或两人合抱的大柳树或者毛白杨，河汊里长的也都是柳条灌木，有的地方还有成片的苇子，所以村子三面环水也就是三面环林，外村人都说我们村是块风水宝地，长大后才知道那些大柳树都是野生的，老人们间伐后留下的，那些大杨树是长辈们栽的。据说我们老闾家是从山西槐树庄逃荒迁来的，所以在柳林和杨林之中还有数量绝对不少于杨树的大槐树，我记得村后的那片林子全是一人粗的槐林，每当春天槐花盛开时，满村飘香。三爷爷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管这片围着村子的林子。

那年头日子紧巴，我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上学，父亲在外边工作，很少顾家，家里的活就全靠我母亲一个人了，她又要照顾我们5个人和我奶奶，又要干活挣工分，我又调皮，所以未满6岁，就被我母亲送进学堂了，目的是想让老师看着我。学堂在河的西沿，每天上学、放学三爷爷都背我过河。有时我父亲回家时就请他到家里喝酒，他总是喝得满脸通红，手舞足蹈地说他当年打仗的事儿，第二天就照常背我过河上学了。那时我就想，他准是馋我们家的酒了，才这样背我过河。有一次过河时，我顺手折断一根柳枝，想做口哨，他腾出一只手来狠狠地打了我屁股一下，说：“一根树枝就是一棵树，一棵树长

大了值好几块钱哩，好几块钱能打几斤酒哩！你咋弄断了，你这孩子。再弄断树我就把你扔到河里，不背你了。”于是我就很恨他，我父亲和我母亲还没打过我呢，他光想着酒。于是我就更确定了他背我过河就是为了喝我们家的酒，于是我也就从那时起记住了树枝不仅能烧火做饭做口哨还能卖钱打酒。

在我印象里，三爷爷打我，这次并不是狠的，最狠的有两次使我刻骨铭心。那年夏天，我和同村的几个小伙伴沿着河摸鱼抓虾，走到小水泊的地界，那里有一片人家种的西瓜，我们就想起了去偷西瓜吃，我们匍匐前进，爬进瓜地里，捡大个的偷，先用块带尖的石头将瓜砸开，熟了的就摘下来抱到河里去，一边玩水一边吃，吃完两个还不够，心想再吃一个吧，又爬进了瓜地，结果砸开一个洞一看，是个生瓜，还没熟。这时先吃的那两个瓜在肚子里的化学反应刚起作用，需要排泄，于是就将瓜瓤挖出来，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几个小伙伴有拉屎的有撒尿的，一个瓜盛不下，又找了一个大个的瓜装满了，这时也不想再吃了，便心满意足的回村了。走到村前的打麦场上，三爷爷正和村里的几个老头坐在那儿聊天，我们几个也就过去玩儿，听老头们天南海北瞎扯谈。没成想我们偷瓜的事人家小水泊看瓜的那里早就知道，以前偷还稍规矩一些，人家碍于村前村后的都认识，一个半个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一看这次损失太大，人家也就拉下脸来，找上门了，三爷爷一听这事，脸马上就变了，吼叫着：“小玉子（我的乳名），你个兔崽子，从小不学好，到老没出息，就知道糟蹋人，你大大（方言，意即父亲）在家我也不怕，看我不打断你的腿！”他一吼我就知道不妙，早撒丫子跑了，他一边吼一边追，我跑到家门口，正撞在我父亲怀里，等三爷爷追过来，一把把我拖过去，当着我父亲的面就是一顿臭揍，我顿觉屁股火辣辣地疼。我父亲不知咋回

事，愣在那里，看着他打我，碍于他是长辈，又不好说什么，等打完了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结果我那红肿的屁股上又挨了父亲一顿臭揍。疼得我哭了半天，从那天起躺在炕上哼哼唧唧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才见好转。我母亲心疼得没法，直骂三爷爷不近人情，把孩子打成这样。于是，我就更恨他，每次他到我们家喝酒时我就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他仍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照旧喝酒脸红红的，讲他那打仗的事。但我没办法，父亲对他挺好。

转眼我就上初中了，在班里岁数最小、个子最小、也最淘气。那时大家都不学习了，主要时间用来勤工俭学。一般情况是上午装模作样地念几行书，下午便回家割猪草，第二天交给学校，由学校晒干了卖给当地生产队，我因个子小、又懒，割草不卖劲，往往别的同学一下午割三五百斤，我只割十几斤交差了事。时间一久，老师不干了，几乎每天上午上课前都让我和几个割得少的同学站起来，连讽刺加挖苦地训斥我们，搞得我十分恼火，于是整天就想着怎么找个法子整老师一下，借以报仇，出出心里那口窝囊气。一天，我想了个法子，串通了几个经常挨训的同学，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两个大爆竹，蹑手蹑脚地走到学校的茅坑后边（那时的茅坑都是用玉米秸插在地里围成的），把爆竹绑在一截树枝上，点燃后，从玉米秸的缝隙伸过去插进茅坑里，我们便四散开趴在地上，只听“呼哧”一声，茅坑里连屎加尿来了个大开花，正在大便的老师满身都是屎汤尿水。这下祸可闯大了，我一看大事不好，招呼几个同学呼拉便跑了，没敢进教室取书包。事有凑巧，刚好我大姐被推荐上大学，当天晚上我父亲在家里摆了一桌酒席，请了村子里的村干部来我家喝酒，三爷爷也在被请之列。在我们那里请客吃饭时，女人和小孩是不准上桌的，等男人们酒足饭饱后，他们才能吃

剩下的饭菜。当时，照例是按照“公家”的做法，喝酒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爷爷耳背，别人举着酒盅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也举着酒盅，但喊的是：“一人一盅！一人一盅！”我在桌边看着直想笑，还没笑出来，老师就进屋了，满桌人都殷勤地让老师喝酒。我一看这架式就知道祸事来了，想溜出去，但被老师叫住了。我父亲问老师到家里来有什么事，是不是孩子又惹祸了，老师就把事情说了一遍，还没说完，三爷爷就把我摁在炕上，顺手拿起一把扫炕用的笤帚照准我的屁股狠狠地打起来，等到村干部们把他拉开，我的屁股也已疼得坐不起来了，我父亲还要打，被老师劝住了。打那以后，每天下午，三爷爷就帮我割猪草，一下午能割一二百斤，有时边割边嘟哝：“勤工俭学，能捡多少就捡多少。孩子小嘛，哪能拿着当壮劳力使唤，又不是牲口。这老师也是，就是锅腰子上山——前（钱）嗑（渴）！我们打仗那时候，就是老兵照顾新兵，共产党就兴这个嘛！”打那以后，我觉得三爷爷很可亲，虽然屁股让他打疼了，但他还是向着我的，到底是三爷爷。于是，下午割草时，我就用家里的葡萄糖瓶子偷偷地倒半瓶老白干带在身上，等休息时给他喝，他就很高兴，也很满足，一边喝一边说：“别让你娘知道，知道了你得挨打。”我就说：“她不知道。”每次他都不舍得喝完，剩下的揣起来，我想他肯定带回家晚上喝了。后来这事让我娘知道了，也没怪罪我，只说了句：“一天天装这么多，没多少钱呢！少装点吧。你大大挣钱也不易。”以后我就减半了，三爷爷仍像以前那样帮我割草。

后来我去县城读高中，因住校不常回家，便很少见到三爷爷了。1980年，我考上了某大学哲学系，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家围了一群人，都是街坊邻居。三爷爷提着个小篮子也到了我家，里边放着十个鸡蛋，一个发黄的小本子，本子封皮

上印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几个字，我想这一定是他当年部队上发给他的，他也不识字，不会用也舍不得用，保存了这么多年，简直成了文物。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第一次给我们家送东西。他进门就一直高兴得合不拢嘴，嗓门大的好像故意让外村人都听见：“我说这地场是块风水宝地，早晚会出大人物，这不出了个状元是咋的！在早（方言，意即过去）状元是上品的，要受天子召见的。”他满意地轻轻打了我脑袋一下，“小时候就知道领着一帮孩子摸鱼抓虾逮蚂蚱，不是我看得紧，光摸鱼能摸出个大学生来？！那才怪哩！”我父亲说：“三叔，家里孩子多，我又不常回来，前几年多亏了您老的照料，要不了话小玉子不会有这样的出息。今儿个都别走了，在家里喝酒吧。”“不走了，我就是来喝酒的，这喜酒比娶媳妇的酒还吉利，更得喝。”三爷爷乐呵呵地说，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这哲学是什么东西？听说修理机器的，学会了以后就什么机器都会摆弄了。庄里那台二五拖拉机三天两头坏、三天两头找人修，等你学会了咱庄就不用求人。”我奶奶在旁插话说：“他三叔，你不知道。我听说哲学这东西是捣鼓电的，他学了以后就是电工了，以后安个电灯什么的就不用发愁了。不是修理机器的，那拖拉机坏了还得找旁人修。”我父亲、姐姐、哥哥等人在一边听着，只是笑，也没有纠正的意思，反正老人们高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寒假到了，我赶回家过春节。父亲说：“去看看你三爷爷，顺便叫他来家里吃饭。小时候他对你弟兄们没少操心，这回可别忘了他。”我“嗯”了声便去了。饭桌上，我破例陪着他喝了两盅白酒，他很高兴，说我有出息了。学会喝酒了。我脸红红的，借着酒劲，想炫耀一下新学的课程，指着汤碗里那只正冒着热气的老母鸡，眉飞色舞地说：“这碗里有两只鸡，一只是物

质的鸡，还有一只是精神的鸡；也就是说，这只是存在的鸡，另一只是意识的鸡，是看不见的。”三爷爷愣了片刻，“吱”地一声喝下一盅酒，眼睛瞪着我说：“小子，这半年学的就是这玩艺儿？”我说：“你不懂，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学问。”他说：“怎么改？就是把一只鸡说成两只鸡？”他想了想，咂巴咂巴嘴：“这就是哲学？我越琢磨越觉得你学这玩艺儿不大好使。”我说：“本来嘛！就是两只鸡。一只是存在的，另一只是意识的。”他说：“噢。我和你大大吃这只存在的鸡，那只意识的鸡归你吃。咋样？”我愣了一下，张张口没说出什么。打那以后，我不愿见三爷爷了。

毕业那年，我带着女朋友回家，想让家里人认识认识，也算认个门吧。我奶奶已经去世，三爷爷也已拄上了拐杖，苍老多了，牙齿也脱落了不少，背也有些驼。这次见他，不知为什么，突然使我想起了他背我过河上学时的情景，鼻子有些酸。大姐说我的女朋友长得俊，他说：“再怎么俊肚子里也有屎！”说完便合上了那漏风的嘴，似乎话也不多了，酒喝得也不像以前那样凶，饭量也减了，我感觉到他真的老了。他问我毕业后分哪儿去了，我说去北京了，他浑浊的眼神有亮光一闪，说：“天子脚下呀，好地场。咱老阎家祖坟上也冒青烟了。”他问在北京干什么，我说分在林业部，他说：“林业部是管什么的？”我说：“大概就是看林子的吧！”他若有所思地说：“哦，跟我干一样的营生（方言，意即工作），咱爷儿俩有缘份，我给庄里看林子，你给天子看林子。”偶尔他又惆怅地道：“我老了，什么都干不了了。村里的林子也砍光了，都卖钱买脱粒机、盖小学校了，用不着我了。”我感到了他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突然觉得他很可怜，他的那张老眼昏花、饱经风霜的国字脸在我的面前一闪一闪地是那样清晰，使我的脑子里总是忽明忽暗地交替闪回

着围着村子的那片林子和他背我过河上学的镜头。我酸楚地看着他，他坐在炕沿上，两手紧攥着手杖，杖头顶着下巴，眼皮耷拉着，似乎累极了。

参加工作后，我回家机会就少了，有次父亲来信顺便提了一下说三爷爷瘫痪在炕上，不能下地。以后也偶尔回过几次家，但都因种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原因，终于没有去看他。突然有一个晚上，闲来无聊，便坐在沙发上翻看家藏的旧杂志，无意中发现了杂志封面上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我两眼盯着画面上那满脸的皱纹和瘦骨嶙峋的大手，似乎那破碗在颤抖个不停，妻问：“你发什么呆呢？”我久久未语。我想起了三爷爷，心里好沉。就是那天晚上，我萌生了想给三爷爷作传的念头，但几年过去了，这传一直没有作成，我也说不上是什么原因。

去年春节，我将妻携子回家省亲，父亲告诉我，三爷爷已于一年前去世了。大年初二，按惯例早晨饭后去坟地上坟（家乡的一种祭祀先人的活动），我给爷爷、奶奶磕了三个头后，跪在三爷爷的坟头上，用树枝拨弄着那堆燃烧的纸钱，伴着头顶上“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取出一瓶酒慢慢地洒在了纸钱上，我下意识地闭了眼睛，附下身子，额头触地，这时，我突然觉得，有两行眼泪滴了下来。

我想在他坟边上栽几棵树作墓碑，不知行不？

（《中国林业》1995年第10期）

憨 二

赵清超

人，憨点，实在。

这不，憨二这小子在露水河村夹砬子屯方圆四五十里老少爷们中人缘极好。

憨二今年眼瞅着奔三十了，可还没讨上老婆。按说呢，哪个男爷们摊上这事儿，谁个不火上房子般着急？可这憨二却能稳住神儿、沉住气！气得憨二的老爹直瞪眼吹胡子，可也没辙呀。

憨二的娘亲过世的早，爹也没再续弦，拉扯三个孩子过日子。等哥哥和姐姐都娶亲生子，轮到憨二该成家立业时，家里只剩下两间破草房、一头牛了。憨二虽说干活不偷懒，一年到头也攒不了几个钱儿。如今的姑娘哪个肯嫁给穷光蛋？这么着儿，憨二的婚事虽时常有媒人穿针引线，可至今没有着落。

憨二眼瞅着小伙伴们一个个都娶妻生子，心里毕竟不是滋味，虽嘴上说不急，心里有数，几年功夫省吃俭用，也攒了四千多元钱。

过了阴历二月初二，家家户户开始张罗干活了。前天晌午，老队长（现如今改叫组长了）把各家掌柜的喊到自家热炕头上开个会。

“乡里给政策了，号召咱们把自留山上都栽上树，谁栽谁得啊！大伙儿琢磨琢磨，谁要是干就报个名儿，把买树苗的钱准

备好，后个儿早晨叫二狗子送乡林业站去”。老队长说完，便自顾叨起旱烟锅子来。

“这政策可不把准儿啊！咱栽了树，过个十年八载，树长成了，一回一道令，一遭充了公，咱不白干了？！”屯东“铁算盘”先亮了一嗓门。

“对呀！要是那么一变，可不把咱坑死了！到时候哭出大鼻涕来也没人理哟！还是看看再说吧！”人称“不吃亏”的李二叔又冒出一炮。

屯子里有名的人精定了谱，别人一思量，“算了，看看再说吧！”

末了，待大伙临出门的时候，憨二瓮声瓮气地冲着老队长说了句：“俺报个名，我干！”

人群“轰”地一声，大伙全乐了。年轻的喊“憨二，不想讨老婆了？”上岁数的拍着憨二的肩膀：“回家跟你老爹核计核计再定吧！”憨二说：“我认准了，我干！”

憨二回到家里，给老爹这么一学，老爹摇摇头，说：“就你那点娶亲的钱，买了树苗，三年五载缓不过劲儿来，娶亲靠什么？”憨二没应声，披上棉袄踩着积雪，咯吱、咯吱上山去了……

第三天，憨二把藏在宗谱轴心里的四千元钱拿了出来。他不用二狗子去送钱，自己一个人绕山磨岭走了四十里路送到了乡林业站。

自打把钱交到了林业站，憨二便隔三差五跑到乡政府大院，缠着林业技术员问一些造林的技术。回到家，啃开了《造林学》。

开春了，冰雪一天天化开了。憨二便在荒山上搭起了窝棚，和着黄泥搭上锅灶就算有了新家。他和老爹没黑没白地干了20多天，栽上了100多亩日本落叶松不算，顺着沟膛子还栽上200